

開放文學 – 歷代筆記 – 淞隱漫錄 笙村靈夢記

出鹿城西八九里許，有笙村焉，古隱君子之所居也。相傳王子晉緱嶺仙去，曾小駐於此，村人聞笙聲縹緲雲外，故有是名。村中舊住申姓者，巨家閥閥也。名立規，字月舫。已入邑庠為諸生，頗有文名。工刀筆。鄉里有睡皆怨者，輒控之官，以是咸憚之。

生一女，名慧貞，字韻秋。幼即通書史，工詩詞。年甫及笄，所作新詩已傳誦人口。有《雜憶》七律四首，殆以自寄所思也。其一云：

遠山如黛水如油，觸撥無端憶舊游。
怕惹春寒風翦翦，漫題前事月鉤鉤。
新梳蟬鬢名樊素，自畫蛾眉號莫愁。
垂柳垂楊煙雨裡，几垂簾幕幾層樓。

其二云：

棠梨院落枇杷門，長雨闌風夜斷魂。
小字斜行時寄恨，落花飛絮總無根。
雅頭襪試新翻樣，鳳子裙洗舊褶痕。
如豆一燈牀不下，此情消得幾黃昏？

其三云：

不怨多情只怨才，天邊鴻雁費疑猜。
清風明月都無賴，小閣疏簾總不開。
偶讀道書緣病起，自■花譜怕人來。
當年江令真癡絕，要倩徐陵序《玉台》。

其四云：

性喜爐香亦喜茶，詩篇畫筆過年華。
秋風庭院三重幔，春雨簾櫳六幅紗。
偏為辟寒長飲酒，偶思破寂獨看花。
銀屏昨夜涼如水，數盡星辰斗柄斜。

城中諸名媛見之，自歎弗如。遠近仰慕其才者，咸來求字，低昂終不就。女意有所屬，逼於父母，勢不得遂，由是抑鬱生疾，日就瘦削，未幾竟死，芳年僅□有六。

女父傷之，即葬於屋後梨花樹下。

玉筍生無玷，長洲名秀才也，僦屋春申浦上為寓公。夏間，體中偶患不適，思覓一避暑之處，藉以消暑，用遣長日。月舫固與生為忘年交，遂招之往。屋後小園，佈置頗雅，疊石當屏，雜花成幄，小橋流水，曲逕通幽，有「香小樹」「綠天深處」，皆精舍也。生因養痾其中，幾與世上紅塵隔絕，自閉門覓句，仰屋著書之外，了無一事。

一夕，讀書至三更，微倦隱几。忽一女子珊珊來前，媚眼流波，嬌姿奪月，長眉秀靨，妍豔罕儔，逕至生旁，檢衽作禮。生驚起相揖，詰所從來。女笑曰：「妾即申家女子，君豈未知耶？」詢其字。曰：「蓉卿。因以□月生，故名。」坐談既久，漸入游語。女問生近作何詩。硯底適露詩箋一角，因取觀之，乃《有憶》三絕句也。其一云：

惆悵懷人強倚樓，夢魂欲渡怨無舟。
落花湖上知多少，不及儂心萬點愁！

其二云：

蕉簾秋意月昏黃，小榻熏殘豆蔻香。
勞我今宵翦燈坐，薄羅衫子耐新涼。

其三云：

小樓曾聽誦詩聲，未了三生石上情。
無計著書且閉戶，不緣修道總緣卿。

女曼聲吟哦畢，遽拍生肩曰：「所憶何人？可直陳否？」生曰：「所謂美人，在天一方。相思不見，我勞如何！」女曰：「然則君何為而捨近而就遠耶？」生因攬女於懷，曰：「卿的是解人。但慮短緣撮合，不能與卿偕老，始亂之而終棄之，君子所弗為也。」女曰：「君未婚，妾未嫁，苟兩心相同，何患不諧？」生遂炷香於大士前，訂為夫婦。攜手入幃，極盡纏綿。

自此女無夕不來。或翦燈作字，或對月聯吟，雖逢風雨，女亦至焉。生因詢女臥室在何處，「當必在園左右；不然，何能往還自如也？」女曰：「今夕蟾輝分外皎潔，何不一至妾房，破君疑竇？但臥室後窗，正與巧姨之房相對，君勿作警咳聲，恐其耳屬於垣也。」生笑應之，遂與偕行，不百數□武已至。

室在一高阜，躡石級而上，門外梨樹數□株，綠蔭繽紛，略漏月光。女自啟雙扉，導生入，小室三椽，倍極幽雅，中懸扁曰：「紅蕙閣」。左為女房，右為書室。閣中鼎彝斑駁，圖史紛陳，玉軸牙籤，充插架，房中帷帳衾枕，更形華煥。女曰：「婢已早睡，不能喚起煮茗，勿嫌簡褻。」生偶翻案頭素冊，上題曰：《韻秋女士漫稿》。甫欲展閱，女遽奪之去。生曰：「此豈卿作耶？何為秘不示人？」女曰：「君至此間，當談風月，復何暇及此冷淡生活哉？」是夕，生宿於女房。天未明，即呼生起。時月已落，乃籠紗燈穿林行。甫抵闕，雞已鳴。生回顧，女條已不見。異之。

翌日，生微覺體倦，散步園中，聊抒積悶。信足所至，路頗曲折。偶憶昨夕所經之境，尚堪彷彿，爰循之而行。既至園之東偏，另有一籬落，依樹作壁，編竹為門。生入而觀焉，中一土邱，立石碣曰：「申韻秋女史之墓。」生見之竦然，不覺毛髮皆戴，知所遇乃鬼也。

既暮，不敢歸房獨宿，佯稱有疾，呼其僕傭被來伴，而心猶惴惴，三更始入睡鄉。見女含淚伶仃而來，摧殘掩抑，殆不勝情。謂生曰：「妾之行藏，已為君識破，冥緣盡於此矣。然冥緣之終，即世緣之始。妾今夕將投生杜家，亦鹿城望族，□六歲當為君婦。君夫人瑤台傾後，若欲續弦，當詣城南訪杜上舍第三女公子，即妾也。事無不諧。君牢記勿忘！」叮嚀再三而別。生人之出門，見魚軒已候於門外，女灑淚登輿。生方欲有言，輿左一人服白衣冠，面目猙獰，揮鞭擊生背，遽然而覺。

侵晨，寒熱大作，托故旋里。生恐其忘也，將夢中所言，密志於簿。至時生妻患病甚劇，日謁三醫，咸謂不救。毗陵包桂山，不以醫名而精於岐黃術。偶以事造生齋，見生似重有憂者，詢生，具以告。包自請入診，投以藥石，三日而愈。

生後以赴約至鹿城，將及，聞兵警，折回笙村，仍宿申舍。夜半女忽至，呼生曰：「玉郎尚憶我否？此別再再□七年矣。妾自降生杜家，前因未昧，日日盼君。來年及笄，好約終虛，抑鬱成疾。適赭寇踞城，四出侵掠，妾在近鄉，不及避，見妾貌美，遽加逼辱，妾忿不從，抽刀刺之，遂被害。上帝憐妾貞烈，命列仙班。妾以君祿秩妻孥上詢仙官，知君夫人以曾行一善，延壽兩紀。妾於七年後，仍當下踐紅塵，了此一段因緣也。」

生方攬女之袂，將有所問，忽村中鑼聲大震，群嘩賊至，生遂踉蹌著衣起，登舟遽遁。繼知訛傳，驚魂乃定。回思夢境，歷歷在目，顧屈指此時齒已逾花甲矣，心忖必無是事，妖夢不足為憑也。遂置之。

越數年，偶偕同人入小蓬萊館扶乩，符■甫焚，乩忽自動，寫一絕句云：

梅花幢外落疏鐘，相見千回在夢中。剩有思君兩行淚，春風灑作杜鵑紅。

下云：「妾乃鹿城申韻秋女史是也，為蕊珠宮司花侍者。以與玉郎情緣未斷，茲將托生於琴川陸家，以續君姻，記取虞山下第五家門前有梨花□五株者，即妾所居也。□五年後，重與郎君相見。過此則天荒地老，永無會面時矣。」復書一絕云：人間萬恨累多情，往事零星記不清。他日相逢應識我，紅蕖閣畔證三生。」

書罷寂然，問亦不復答矣。座中惟生知其故，憬然默識於心，秘不告人。生年至六□五，猶康強無恙。

秋間妻忽以疾殞，哀悼倍至。時琴川盛行女子說平話，士大夫家宴客，每呼來侑觴，每歲品評甲乙，出有花榜，得列前茅者以為榮，如占榜首，聲價陡增。九月中，鞠部諸伶大張菊花會，奇種異葩，自遠畢集。生友欲解生哀思，同勸生往。生亦以其地山水名勝，兼欲一證乩語，欣然命駕。至後登覽浹旬，游屐無不遍至。

虞山下第五家，果有陸姓。投刺求謁，立即延見。主人生五子，皆在塾讀書，盡令出見。第三子僅□五齡，美秀而文，容貌約略似女。見生，似曾相識，目灼灼諦視，若有所思。生為朗吟前詩，似頗領會。然男也，非女，無可置詞，廢然而返。